

燕居梦忆

金云臻



目 录

长河道暑	(1)
净业探幽	(5)
妙应塔影	(8)
春风得意	(14)
白云追迹	(22)
太液莲灯	(28)
什刹荷香	(33)
庭院深深	(38)
上元灯灿	(44)
曲巷市声	(49)
禁垣话旧	(54)
论饮境	(63)
北京三项特种行业	(67)
令节习俗拾零	(71)
忆北京过去的几家市场	(77)
忆刘派老生坤角李桂芬	(83)
记北京的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蕨娜社	(87)
回忆五十八年前的北京电影院	(93)
回忆旧北京的戏园	(96)
记北京的有轨电车	(100)

闲话北京饭庄和饭馆的区别.....	(104)
从“三塔诗”想到潭柘寺的塔林.....	(108)
记北京的“奶茶铺”	(113)
入秋三忆.....	(117)
苏州榧与喜鹊尾儿.....	(122)
不灰木火炉.....	(124)
烧羊肉.....	(126)
熏鱼儿.....	(129)



长河消暑

我从小居住北京，家距西郊不远。一有空儿，就和同学结伴到城外游玩。住在北京，游钓之事，是有便利条件的。特别是西郊，出城门不远，就远见山、近靠水，林木丛茂，名园栉比。信步倘佯，到处都有托足小憩之地。比较起来，我平时最喜欢去的地方，要算长河高粱桥。路近，而且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情趣。前年我回京，可是行色匆匆，没到高粱桥这一带走走。也不知现在变化到什么程度了。当年的高粱桥，位在西直门外关厢。出城向北转，不过半里左右，就到长河高粱桥畔。它从元代就有这个桥名了。倚桥东望，巍巍城墙。城壕与长河相通之处，有一道水闸口，通入城内调节水源。朝西望，则见烟水茫茫，杨柳拂岸，河面既宽且远，一眼望不到头。西直门外的白石桥也是一座有名的桥，明代就有（见明张瀚：《松窗梦语》）。现在白石桥紫竹院也是有名的游赏之地。

长河这一带地方，直到清末，都算是个游赏胜地，入民国后，逐渐荒废，到二十年代，已经是个不为人注意的冷落地区了。

提到长河，不妨简单地谈谈它的历史沿革。当元初在大都定都（今北京市），郭守敬（元代的著名科学家）曾上言水利十一事，其中就包括开通这条长河。先前，为了沟通南北漕运，对原来的大运河，已分段进行了开通疏浚。由通县经沧州入卫河到山东临清这一段，定名为“大通河”。从山东临清经东平，引汶水以达济宁这一段，定名为“会通河”。下面就接上南来的老运河了。最后在大都城内外开通了长河，入城到积水潭注入海子，东绕宫墙南行出城到二闸，定名为“通惠河”。从二闸到通州和大通河贯通。从此南方粮船，从江南可以直驶大都城内。据说当时这条水道，极

为繁盛，积水潭一带，帆樯林立，商号栉比，曾经繁华一时。

到了明代，这条水道发生变化。明朝永乐年间，定都北京，毁元故宫，把原有大都城区割掉了北面的三分之一，缩小内城，扩充外城。废除了元代的主要漕运水道——通惠河，又填没了元代供水主道——金水河。瓮山泊虽保存下来，但水域也受了影响。

瓮山泊，原名七里泊，本是玉泉山水源汇成。开凿通惠河，引了白浮堰的水，七里泊便成为蓄水库。湖面扩充，改名瓮山泊。成为当时的风景区。元朝皇帝还在那里修建了行宫。居民们俗称瓮山泊为“西湖”。到了明朝，对北京的水利设施，不如元朝重视。瓮山湖日久淤浅，浅滩地方，有的变成稻田。湖面大见缩小，直到清乾隆时才定出了扩建瓮山泊的计划。

瓮山泊的扩建，加筑了东堤，提高了地面水位，湖面扩充。原来龙王庙一带本来靠东堤，现在则圈在湖中心，成为一个小岛。湖面比明代扩大了近两倍。改名“昆明湖”。这是仿汉武帝开昆明池的故事定的名。到清末慈禧太后则动用海军经费，再加扩建。仿西湖苏堤，加筑了西堤。把全湖分为里湖、外湖、南湖三个部分，也仿西湖建了“六桥”。所谓六桥，定名为：幽风桥、玉带桥、镜桥、练桥、柳桥，再加通南湖的绣漪桥（即俗称罗锅桥），自北而南，合为六桥。昆明湖颐和园成了清朝帝后游幸之所后，长河也变成一条重要水道，清朝末年，繁盛一时。据说当年高粱桥西两岸，扁植垂柳，风致绝佳，酒楼茶肆俱全，游人往来不绝。桥南还修了一座考究的船坞，为停泊“太后御用”小汽船之所。当时，此地已成为近郊踏青游赏的胜地。但到二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带地方就冷落下来了。

我读初中时候，和同学暑假中常去游玩。那时的长河、高粱桥已非常萧条冷落。只是因为地处出城北行要道，过桥的车马行人仍多。可是下桥沿长河堤岸向西一转，离开了大道，当年游赏胜地，只剩下零零落落的断壁颓垣，一派荒凉之象了。

桥西北岸，本来是一座颇为轩敞的酒楼，楼五楹，面对长堤，

一排排纸格长窗，可以推窗面水。楼上遍设方桌酒座，是个岸幪当风，披襟消暑的好地方，甚至还可以宴集。楼下设散座卖茶，也可小酌。但后来繁华消歇，酒楼也收市停业了。久而久之，连这个酒楼的店名也没人记得了。楼废，又没人再来此经营，慢慢楼址半圯，梯败窗残，不堪再登。只有些小贩，利用楼下空屋设摊卖茶，平时虽很少行人经过，但夏天乘凉、钓鱼的人多一些，还有些生意。秋冬一到就冷落了。一年复一年，后来虽夏天也没人再卖茶酒了。楼已残破不堪，只能偶尔供野老闲汉来此歇歇脚而已。

对着这座酒楼的南岸，是已废圯的船坞遗址。记得《天咫偶闻》曾讲到，今则建有“倚虹堂船坞”。但不知是否就是那废船坞遗址。坞虽不存，可是在水面与堤岸之间，还纵横卧着大小不等的石块数十方。想来可能是船坞的废石。与河水接触的地方，虽不通畅，幸未枯竭淤浅，仍是活水，没有变成臭泥塘。

当时的高梁桥，只剩下这一南一北，一坞一楼的荒凉颓废景象，令人裹足不前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喜爱野趣的穷学生，仍是个自由天地。既省钱，又可以得到消暑纳凉之乐。这里杨柳拂岸，碧洲如茵，水域宽舒，远远望着西山的一抹晴岚，尽入浓翠之中，使人欣赏无尽。比去公园实惠有趣多了。

我每次到长河，总是带着渔具的。当时楼虽圯，而茶摊尚在。花两个“铜子儿”赁一领芦席，带到南岸钓鱼，可坐可卧，一边钓鱼，一边还可看书。耳边听着远处蝉声，近边蛙唱，觉得一天烦暑，涤荡无遗。直到夕阳挂山，才缓步而归。有时碰巧还可拎回两尾小小的河鲂。做一碗鱼汤下饭，劳动所得，别有一番滋味了。

我家当时住阜城门内，到西直门要走到西四乘有轨电车。天热，路不近。所以每次去总是出阜城门，沿着护城河堤步行到高梁桥。虽有五里路左右，但轻风拂面，并不太热，比在马路上挤电车吸尘土强多了。

当时的护城河水流尚畅，冬有冰船，夏有渡船。出城步下河堤，在转角上有一家酒店，矮矮的两间平房，卖酒外，还有简单的饭食，店名“虾米居”。店虽不起眼，竟是远近驰名的酒店。它佐酒菜中，一味牛肉干，冬天一味野兔脯，炒菜中一味炒虾仁，都是脍炙人口的。因附近郊区多野兔，兔肉新鲜，牛肉干也烧得特别入味。而虾都是附近河塘里产的，多而便宜，清炒特别鲜嫩，所以即以虾米居为名。

抗战发生，我离家南行，再没去过长河。可是有一张当年在长河拍的照片，至今保留在身边，照片背面写有当时填过的一首词。不妨录在下面：

调寄《踏莎行》

片石桥横，千株柳媚，女墙揽尽西山翠。玉泉泉
自向东流，天然一脉相思水。濯足遗风，垂
纶滋味。一竿独与斜阳对。只今追忆枉情深，情
深拚有今宵醉。



净业探幽

五十多年前的北京积水潭，可不像现在这么整齐清洁，而仅是偏处西北城隅，无人注意的一片水潭而已。据说从前这里曾经繁荣过。而现在也发挥着它的作用。只有当二三十年代，才是那样无人理睬。不过那一时期，我个人对这块地方发生了兴趣。因为它虽地处城市之中，却具有郊外的野趣。它有湖水，有塘坳，有蒲芦，也有林木。如果你不苛求，这里也有一座“山”。当然，你也可以称它为“土阜”。另一方面，这块地方，绝少居民，沿湖左右，看不到一处人家（但附近不远，则是一个密集的居民点）。正因为没有人家、没有商店，行人也少，倒成了城市中换换空气的理想之地。

提到这个积水潭，就是前面《长河道暑》一文中谈到元代所开的“通惠河”在城里停泊南来漕运粮船的那个积水潭。不过当时水域广阔，并不像后来那样，只是一个小潭。据说，元代在大都城内的水域，自西北斜向东南，呈一个带蔓的长条茄子，就是北京叫做凉水茄的，有长长的柄，大大的肚。上游通长河，下游直到宫墙外，通称“海子”。绕宫墙东行，南转直到二闸，就是通惠河的水路，到通州就与大通河汇合。

自明永乐年改建北京城，填没金水河，废通惠河，缩小北城，扩展南城，积水潭水域也发生极大变化。全部水域，被分为三个部份。西北的积水潭，只剩下一个不规矩的长三角形；中部大片水域，由于城市建设，面积受到影响，被割为一长段，东部到银锭桥为限，西面还夹着德胜门桥和德胜门大街，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后海”；前海则是后来的什刹海，也只剩一个胃形水塘。东行河道，全部不存了。（遗迹可由地名测知，如“东不压桥”、“沙

滩”、“南北河沿”、“骑河楼”都能证明当年河流走向。)明代的北京建设,力求整齐壮观,但对元代的水利系统,破坏很大。我少年时所见到的积水潭,只是一残留的塘坳。不过,清朝末年,这里还是一般文士流连聚会之所。当时湖名净业湖,湖塘南边有一名刹“汇通祠”,附近还有一座净业寺。但当我常去的时候,这些遗址都不见了。至少我个人也没有走遍探求过。只是潭的西侧,隆起一座小土阜。高不过二三十公尺,旁边也有些山石树木点缀,前后各有磴道可登,顶部平坦,居中还有一座小小的佛寺。从山门到正殿,只一进。不过一座小四合房大小,总面积看起来也不过百十平方米而已。我发现这块幽静的地方,常常来玩。路并不太远,只要到新街口来,总要抽空到这里来走一走。夏天更是要来此纳凉半日。认真说来,当时这个净业湖已毫无游赏的价值了。从西岸转到北岸,虽然垂柳依然,但掩不住它萧条冷落之象。湖边芦苇丛生,蒹葭零乱,而且多处污秽不净,甚至成了垃圾堆,这些都可以在老舍小说中领略到的。南岸我没走过,不知当时通不通?东望,只见万树笼烟,一片迷濛,只有一二只采菱藕的小船荡漾而已。因此我的活动,只限于湖的西北两岸,还有那个小土山。

我题中所谓“探幽”,幽趣就在这里。不管是晨是晚,绝碰不到一个行人。小小的那座佛寺——我们估且也称它为“净业寺”吧,位居山顶中央。环寺走一周,也等于环山一匝。寺门总是紧闭不开,连个小沙弥也没露过一次头。我年纪轻,不惯与佛门接触,从来也没想到敲敲门访问一番。庙门外山石之上,是我的游憩之地,宽绰平坦,除树木外,只有一些山石,错落有致,而且都很光洁。正面山径,有一棵较大的梧桐树,非常丰茂,盛夏的浓荫,尤为喜人。我每次来,坐在寺门外,树下石边,面对湖光,安坐读书闲眺,不必担心有人打搅。

这座小庙,我虽没进去过,也曾沿着庙墙兜过一圈,费时不过二十分钟左右,而且是慢慢踱步。转到庙后,后墙正中,发现

一座稀见的点缀，一座“殒星石”。这颗据说是殒星石的石头，元代就有，下面用一座雕刻精细的石座安嵌住，星体玲珑剔透，呈不规则状。石座上说明此石殒落的时间情状。可惜我记不真切了。星石高约一米余，直径最宽处，约六十厘米左右。连底座计算，高可达二米有余。人立在旁边，举手可达石顶。这是否确是一块殒石，当然无法判定，但仅从外形石质上看，的确不像一块普通山石。其色黝黑，像个炼过的焦炭，大概由于人手不断抚摸的结果，突出的棱角处，都变得光滑。有了这块小小的殒石，给这个小小的山、寺，平添了不少生机。

我喜欢来这块地方，我觉得一年中两个时季最宜。其一曰：宜春晨，特别是早春二月末，更特别是早春的春暝。那春阴漠漠，带雨尤云的天气。此际，春涨初平，又没有芦荻和水禽的干扰，一派碧波潺湲，粼粼泛漾之态，别具情趣。沿堤嫩柳乍舒，娇黄莹目；堤外春草渐滋，芊绵挂足。脚踏处，春泥乍洩，有软绵绵地轻快之感。此时真可谓景物清新，生机满目，绝非公园中繁华似锦的春天盛妆之景可比。到春深，这里又是个垂钓的好去处，这里人少，树多，鸟也多。一边垂钓，耳边听着不同的鸣声，早春可听到莺声婉转，晚春可听到啼鴂，听到远远的鹧鸪声，那就是春深了。

其次曰：宜秋晚，不是早秋，而是暮秋；不是秋晨，而是秋晚。那时坐在山石边，水塘畔，面对堤上的残条疏柳，水面上的败苇枯荷，山坡上的萧萧落木，林间的噪晚归鸦。在那寒云四合，暮烟凝紫的时刻，领略那一番萧疏冷落之象，使人在感情上有深深的起伏。这种逸趣，是在繁华闹市之中领略不到的。这就是我曾对当年的积水潭的景象久久不能忘怀的主要原因。

妙应塔影

六七十年以前，北京市没有高楼大厦。全市比较高的建筑，反而是古代建筑。最高的约有五处：1. 天坛祈年殿；2. 钟楼；3. 鼓楼；4. 北海小白塔，虽本身不高，因筑在琼岛小山顶上，也成高建筑了；5. 妙应寺白塔。除此以外，连正阳门箭楼都算不上。以上五处，最高的或许是妙应寺白塔。我曾在西山八大处绝顶，朝东眺望，只见一片云烟浩渺的北京城那一带地方，影影绰绰露出一个突出的尖塔顶。那就是白塔寺的塔。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妙应寺，就是阜城门内的白塔寺。隔壁就是明代著名宫观遗址朝天宫宫门的“宫门口”。现已经成为西城密集的居住区了。妙应寺据我所知建于辽朝道宗寿昌二年（公元1096年），元初重建，初名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是明英宗天顺年间改称的。

这座白塔的高度，按清代营造尺计算为十九丈九。如以现代公尺计算，约为七十三公尺以上，的确不算低。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知是怎样施工的？想到此，不能不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比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表示钦佩。

这座白塔，呈圆锥体。但也不是一般的下丰上锐的塔形，而是上部尖锐，肩部特丰，肩以下到底座反而小于肩部。塔尖部位饰以雕镂精致大形青铜圆盘，盘周饰以华鬘，缨珞环垂，颇为美观。圆盘之上又一座金灿烂的小塔，作为塔顶。这座塔，清康熙、乾隆年间，都曾重修过。我记得1928年前后也修过一次。1984年我来京，在它周围徘徊多次，见它比从前显得更加整齐美观，只是好像不如从前那样高大了。想来或是近来看惯了高建筑物的原故。

由于它密迩民居，附近人家在自己院子里，不用出大门，举

头就可以看到白塔的巨大身影。因此居民们对它产生了不少神秘的传说。如“白塔无影”，就是传说之一。的确，不管是太阳下或月光下，都看不到塔影。其实，并不神秘。塔身巨大，附近又多是窄巷平房，一巷接一巷，一家挨一家。都在塔影的覆盖之下，怎能看到完整的塔影呢？有此神秘传说也不足为奇。因为它距离居家那样近，人们被它那雄伟巨大的气势、巍巍高耸的神态所慑，产生了森严可怖之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在自己院中，而是立在塔基之下，抬头仰望，所看到它在白云蓝天之间，不是云行，而是塔本身微微向前移动；如果是在夜空，高大身躯更觉阴森可怖，有随人欲移之象。在下面就不觉目眩神迷，双脚疲软无力，产生惶惶危惧之感了。

讲到白塔，必然要提到白塔寺庙会。北京虽是古都名城，商场林立，但一直保持着民间趁墟赶集的集会，而且多借寺庙举行。北京最著名的三大庙会，白塔寺即居其一。过去集市庙会尚不止这三处，南城较有影响的是广安门内的土地庙。庙会都是定期的。每月上、中、下三旬，每逢“四”（初四，十四，二十四）是土地庙会期；城隍庙，每逢“三”举行（在太平桥大街闹市口一带，早已停歇）；白塔寺，每逢“五、六”举行；护国寺，每逢“七、八”举行；隆福寺每逢“九、十”举行，约在三十年代初，又增加每月逢“一、二”两天会期。这样隆福寺集会就增加到每月十二次。白塔寺、护国寺各六次。过去有一首俚曲：“……逢七逢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的集。我今几个不到别处去，土地庙去赶集……”。

这三座与北京市民极有关系的庙会，举其中一个，就可以以一概三。因为其规模，设施，商品种类，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商品摊头，也都是三个庙分赶，除少数只在一二个庙会中专设，其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记白塔寺庙会，也就同样可领略到“护国”、“隆福”两寺的庙会赶集情形了。

三个庙，过去都是喇嘛僧的寺院，只有隆福寺过去曾有过佛

教僧人与喇嘛僧合驻的传说。那是很久的事了。后来全驻喇嘛。清代白塔寺还作为接待西藏来京朝贡喇嘛的接待处，就象现在的“宾馆”。护国寺原为元代丞相“脱脱”的住宅（脱脱《元史》作托克托）。后来舍宅为寺，初名大隆善护国寺。以前庙中一组偏殿塑有尺许长的老夫妇泥像两尊，相传是脱脱夫妇之像。隆福寺是明代景泰年间修建的，但它的殿宇最宏伟壮丽。到清末，殿宇房舍日见废圯，谈不到整修，只能沦为集市庙会之地了。

庙会，是定期开放的集市，与居民生活相关。因此在北京居民中影响极深。一般人家平时日用所需，家常用具，几乎无一不是来自庙会。有时家中用具要添置，随时可在附近买到，但有些人定要等到庙会去买。如果没什么可添，到庙期也一定去走走，因此“逛庙”，简直成了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不可或缺。

谈到庙会的商品，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以家常日常生活杂物为主而且多数是农村土特产品及手工艺品。价廉物美，很少高档的奢侈品。质量信誉大都是可靠的。所以极受市民特别是家庭主妇们欢迎。品类多，不能备举。举凡生活上的刀砧掸帚，擦板盆盂，筛箩碗筷，布匹针织，新旧衣服，脂粉碱皂，巾帕假发，以及饮食、玩具，再加上花鸟虫鱼、星卜什耍，可说无一不有。因此每到庙会日期，从庙门前到庙内各处，真是肩摩踵接，拥挤不堪。

作为当时还是童年的我，日用百货都不大注意，只有玩具印象最深。其他除了一些特别点的都不大注意，现在不妨简单谈两种。

庙中的喇嘛，除将庙中庭院房屋出租给集市上摊贩收租谋利外，自己也在庙中设摊。摆出一些西藏带来的特产，除佛教用的一些绣品饰物外，诸如藏红花，藏青果和藏香等物。我小时候很喜欢藏香。一种细细的黑色香枝，在屋里点上一二枝，其味清香，闻之起安静肃穆之感。比印度咖喃香清雅，没有刺鼻的异香。

庙会中饭食摊最多，也有许多传统的市井珍味，这里不谈了。

那是值得专文记录的。此外只讲玩具。庙会上的玩具摊，大都是廉价品，绝没有东安市场耍货摊上的高档品。这些玩具都还保留民间的朴素风格。多半是泥塑、纸扎、手折、毛扞的简单品种，价廉而充满了生活气息。一般儿童花一两个铜板（铜子儿）就可以弄一只玩。其中也有些制作极为精细的玩具，而且有些还是庙会的专有产品，别处买不到。除风筝外，有三种。作为纪念我要分别谈一谈，就是：1. 托偶人；2. 影戏人；3. 江米人。

托偶人 北京过去的木偶戏，一种大型的，称“大台宫戏”。组班演唱，多提线法。人形一般在一尺半上下，用京戏形式演出。有很多名班。当时有许多爱唱戏的票友，常义务在“宫戏”演出中串演，为了过戏瘾。这种大台戏到民国初年后逐渐淘汰了。还有一种就是街头临时支台卖唱的，俗称“耍傀儡子”（音如“古利子”）。不用提线法，用木棒撑着表演。所以叫托偶人。戏文多民间传说故事，制做也比较粗糙。但是作为儿童玩具在庙会上出现的小型托偶人，是一家专门制作这种玩具的手工艺人。制作极精，不论是外型、服饰、色彩，都比市上作耍傀儡子的小贩制品高得多。虽比作戏用托偶小（连木棒不过一市尺），但精细，鲜艳，小巧玲珑，漂亮得多。它是专为儿童买回家去自己做戏用。这个摊主是位老人，专门在东西两庙出摊，从来不到白塔寺作生意。他们一家妻女子媳都参加制做。原料简单，除一根木棍外，一个泥制的面型最费工夫。衣服不过用零碎的绸缎材料。但他们依照京戏服装冠饰设计。面目姣好，彩色鲜艳，极受人喜爱。虽是儿童玩具，成人也很喜收藏。常是配好一出出的戏，买回来挂在墙上观赏，轻易不肯给小孩子玩。当时一副两个人戏，要五角四角，武戏还要贵一些差不多等于二三斤肉的价钱。所以小孩子们只好花十个铜子儿买一二只布袋戏耍着玩。

影戏人 影戏，在北京当年很流行。一般人家，喜寿堂会多用影戏娱客，比较便宜省事。有一时期是中等娱乐中较为兴旺的。

影戏在北京有两大流派，一来自京西，或中洲一带，俗称西

影；一来自蓟东，为东影，俗称滦州影。西影较早，东影较晚，可是后来东影较为流行。影戏人原料或用驴皮，或用牛皮，上涂铜油，上彩色。其形为侧面，头部和帽子均可根据剧情而随时更换。人物的衣褶、眉目，甚至衣帽的花纹，都是镂空雕刻，透过灯影，轮廓鲜明。手足躯干的关节处，都是活的，用线连结，以便表演人物活动表情姿态，线条分明，形象逼真，纤条毕现。而舞台装置只要一方形纸窗，一盏明灯而已，故称影戏。和托偶人一样，庙会中也有影戏人的摊子。当然也是专卖备儿童玩耍的小型人物。具体而微，不用驴皮、牛皮，而用油浸厚纸，而色彩更加鲜明光艳。其大小约及真正表演的三分之一，不过五寸左右。自然也不是廉价物，买一对人物非三四角不办。这种影戏人摊子，每个庙会都去摆。但不是会会必到，只能碰巧。摊上把各种人物，一只只挂在一条长线上，上下重叠数行。买者可以自由翻拣挑选。大约三十年代开始，这种玩具日见稀少，以致不久在庙会上就绝迹了。

江米人 俗称捏面人的。江米，实际上是糯米，但北京人以粳代糯，应称“粳米人”。俗音读成“江米人”了。这种手工艺，现在已得到继承，很多青年都精于此技，有的甚至扬名国外了，所以不必多叙。不过“江米人”在北京有精粗两种，上面所说的是精品，属于工艺美术类别的。庙会的摊上做给小孩儿玩的是粗品，用一根竹杆，上面草草捏一个“孙悟空”、“胖小子”之类，二三个铜子儿就可买下了。

写到这里，勾起我对一个旧友的怀念。

我十二三岁时，门口常来一个捏面人的小贩，手艺极精。只二十多岁，生得宽面大口，塌塌的鼻子，能说善笑，有极好的口材，善讲故事。我时常请他进门捏一两个面人，一边看他操作，一边听他讲故事，久之就成为小友。解放以后，他的工艺，受到国家的重视与培养。作品还获得国际声誉。五十年代，他南来上海，我不期和他相会，重叙了童年友情。此时他已被选为人大代表。垂老之年，他仍那样爽朗风趣。可惜在六十年代中期不幸去世。他

名叫赵洞明。想来现在还应有人记得他。

庙会情形，大致如此。会期从中午开始到傍晚，它的拥挤繁嚣，无法详述。特别是什耍场和吃食摊，到处都是人流。只有庙后较偏僻的地方，设有花鸟市，殿廊空处，设有简单的茶座。多数是附近居住的老年茶客在此消闲，喂鸟赏花。逛庙的人，是不大在此吃茶的。

现在定期的集市庙会，已不再长设了。它和春节中临时举行的厂甸、白云观、地坛等庙会不同，没有节日气氛，但充满了日常生活气息。由于提到妙应寺白塔，不免使人回忆到庙会，特别是“护国”、“隆福”二寺的庙会，所谓“东西二庙”，那是比白塔寺的庙市，还要繁荣的。定期逛庙，是过去北京人生活的一课。



春风得意

近几年流行放风筝，各地都按时举行风筝会。听说山东潍坊市的风筝节很出名。而北京的放风筝及风筝的制做，也有很优良的传统。提起它，不由引起我童年到少年的回忆。我是顶爱风筝的。虽说自成年就学以后，没机会玩了，可是直到老年，梦中还时常在“放风筝”。

风筝，正名纸鸢。因为它可以扎上琴弦，迎风而鸣，发出琤琤的琴瑟之音，所以叫作“风筝”。鸢是猛禽，南方不称纸鸢，称鹞子。鹞子也是猛禽。不管是鸢是鹞，可见其取形最初都是老鹰之类。至今老鹰风筝还是基本形式。既然放风筝近年来已有复兴之势，那么关于它的形式种类这里也不用多谈。不过北京的风筝有其一定的传统，不妨就我童年实际经历的回忆，把它的形象、工具、气候条件、收放技巧，略谈一谈。既可以重温一下儿时旧梦，又可以为今天施放风筝的人，作为借鉴加以参考。也未使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既然现在放风筝已成一时风气，想来这几年式样品种必定有不少发展。所以那些老式风筝式样只能顺带略谈一谈不详细介绍。不过有些有特点而目前可能不再有的，也介绍一二。我现在打算从四个方面回忆：一、季节和气候条件；二、收放技巧和场地；三、施放工具和用线；四、当年式样和附属装置。

季节和气候条件

北京是大陆性气候，随着时令的推移，寒暖、风向都很正常。立春以后，天气晴朗时候多，有时出现的东或东南风，总在2—4级之间。而且日丽风和，稳定少变。所以放风筝总在立春前后开